

动作之王

惊心动魄的豪华演绎

◎ 李建强

按理说,到我这个年龄,已经过了看好莱坞大片冲动的年纪了,但是,我仍然忍俊不禁地要为新近上映的《碟中谍6》点个赞。

惊险片一般表现人们在异常情况下经历的各种奇特情境,其特点是情节紧张、富有悬念、引人入胜。或者说,一部好的惊险片,必须得有戏,得讲节奏,得出非凡人物。《碟中谍6》的成功即在于,类型各要素万事俱备,要啥有啥。

先说戏。影片延续上部剧情:被阿汤哥抓捕的大反派所罗门,成功越狱后卷土重来,将2枚核弹安插在克什米尔山区,只要炸弹引爆,周边大部分国家水源会遭到污染,1/3人口将因此丧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就此上演。以亨特为首的小组除暴安良,为的是伐罪吊民。于是,我们看到了万米突降、楼顶飞跃、摩托狂飙、近身肉搏、街道卡箍、隧道恶战等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大戏”。这些大戏,波澜起伏,环环相扣。最后一场悬崖决斗,直升机追逐、机身直吊、360度旋转、双机对撞,外加徒手攀岩、崖顶格斗、扭打坠落、最后一秒钟解救,在悬崖峭壁之间上演了一场生死决战。近年看惊险片,故作姿态的不少,牵动人心者当以《碟中谍》为甚。

次说节奏。有人以为,惊险片只要一味亢奋紧张便能夺人魂魄,殊不知,艺术是最讲究节奏感的。有时外紧内松,有时内紧外松,方能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造就艺术的至情境界。《碟中谍6》的巧妙正在于此:亨特作为铁面英雄、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置生死于度外,但却意绪绵绵、情爱甚笃,既割舍不掉对前妻茱莉娅的歉疚牵挂,又不时为后妻伊尔森的使命担忧,甚至由于顾忌好友卢瑟性命,导致制造核武器的坏元素落入歹徒之手。这些情感元素的渗入,既使

人物个性更加丰腴,也平添了剧情的跳跃与起伏,使之产生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效果。沃克人高马大、仪表堂堂,和亨特同为情报探员,本为协助亨特而衔命同往,表面上英勇无比、义正辞严,实为渗透进CIA的恐怖分子,两人各怀心机、同床异梦,造就波澜不断,好戏连台,让观众惊喜不断。这种由情节发展的内在矛盾和人物角色设定而产生的节奏变化,反转奇崛,自然而然。有些桥段的处理很能见出编导的匠心。如洗手间近身肉搏一场戏,先是营造一触即发、一招制敌的顺水局;然后是手机被摔烂、外人闯入嬉闹的困迫状;再后是歹徒清醒过来后将二人轻易制服的反转;最后是女特工伊尔莎神兵天降的再次反转。有来由,有波长,放得开,收得拢,一气呵成,令人称道。

再说人物。作为一部延续了20多年的惊险片,最大的看点自然还是人物造型。汤姆·克鲁斯而立之年一路演到天命之年,可以说是把全部青春都贡献给了这个超级大IP。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消费当道、价值颠覆,有点小业绩就可以摆谱的年代,50多岁的阿汤哥还呕心沥血,不用替身,亲力亲为,不得不让人对他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钦佩!据介绍,在开场秀中,亨特从25000英尺高空跳下,2000英尺超低空开伞,以时速250公里的速度下降,已达到实战军事级别难度。而为了捕捉日落景色,每天只有3分钟的时辰拍摄这一场景,训练加实拍,阿汤哥一共跳了106次,成为第一位在电影中亲自完成这一超难特技的演员。其所经所历、所作所为,哪里看得到一点好莱坞大牌演员的影踪,何处去寻国际大明星的印迹。由是,阿汤哥塑造的角色大获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动作喜剧糅合教育片的尝试

◎ 胡笛

影片《大师兄》以一位退役特种兵陈侠回高中母校任教为叙事主线,这所学校升学率底面临着即将被教育部门封校的危机,而甄子丹所饰演的陈侠又在全校最差的班级教通识课。影片首先展现了五个问题学生的家庭环境,祖父来自印巴籍的香港移民家庭,喜爱音乐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香港这座城市;得男热爱赛车却无法得到重男轻女的父亲认同;双胞胎兄弟则因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酗酒,或沉迷游戏或专注力不足;和奶奶相依为命的伟聪,内心温暖善良却时常冲动好斗。

其实这所学校的生存困境和问题学生多多少少触及了香港及内地的教育现实,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或许是影片定位为动作喜剧片的缘故,陈侠几乎凭一己之力解决了所有问题,带着祖父上台表演,让父女俩赛车化解隔阂等,这些经年累月的矛盾反而失去该有的重量,其社会指向的严肃性也被顷刻消解。神话教师形象,简化教育过程的艰难复杂性,成为

影片前半部分最大的弊病。

影片后半部分节奏相对紧张,两场动作戏具有明显的叙事功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虽然仍旧有简化处理冲突矛盾的嫌疑。随着伟聪被卷入一场拳击阴谋,陈侠孤身入拳馆以一敌十解救学生,迎来整部影片的第一场动作戏,狠准快且酣畅淋漓的动作设计明显区别于甄子丹《叶问》系列影片中咏春拳法的分寸感,也符合陈侠特种兵的身份。这场打斗引发了以鹰哥为首的拳馆的报复性行动,陈侠再次及时解救被困考生。第二场动作戏聚焦于两人之间的单打独斗,在同一地点不同时空两人相似的打斗画面交替出现,揭示出两人既往的联系和纠葛,也将陈侠的人物背景交代完整。曾是此校问题学生的陈侠打伤了鹰哥的手也断了对方弹钢琴的理想,迷茫的问题少年因校长鼓励成长为一名军人,经历战争后思索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于是回到人生起点,用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教育理念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焰。影片后半部分在



量子空间与超级英雄

◎ 杨晓林

《蚁人2》将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3》中“内战”的两年后,侠盗斯科特·朗接受FBI认罪协议被软禁在家。原神盾局特工汉克·皮姆博士和女儿霍普秘密研发了量子隧道,试图与斯科特救出妻子初代黄蜂女珍妮特——她执行任务时被困在量子领域。他们与尽职尽责的FBI探员,因身体不断分裂而痛苦异常的“幽灵”和妄图偷走汉克实验室的黑市奸商桑尼·博奇斗智斗勇,最终救人成功,合家团圆。珍妮特也利用从量子领域获得的能量缓解了“幽灵”的痛苦,使她安静下来。

作为一部合格的合家欢商业片,影片没有讨论太严肃的现实问题,而是强调亲情和家庭的重要性,犹如经典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商业片角色设定要让普通观众找到身份认同感,男主斯科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的设定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蚁人1》中,斯科特是个失业的落魄父亲,他劫富济贫进了监狱,妻子也嫁给死对头警察,做人可谓失败到了极点。他出狱为争取到看望女儿的权利,不得已重返盗窃之路,却因机缘会成了新一代蚁人,最后变成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这种超级英雄梦的设定,既是好莱坞的俗套,也是好莱坞迎合广大青年观众的高明之处。《蚁人2》的主线就是老蚁人救妻,最终是漫威一贯的克服艰难险阻,打败反派,一家人大团圆的结局,非常“主旋律”。故事简单,主线清晰,是爆米花电影的标配。

作为硬科幻,漫威所造之“美国梦”,具有浓厚的末日情结和救世情怀。反映了当下人类对未来命运的隐忧和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从而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神话和科幻都是人类超越现实的想象,美国由于历史不长,文化积累不多,但科技发达,想象更多是基于现实,面向未来,故科幻片盛行,以之王霸天下。

本片的科幻想象基于量子力学的四种科学概念的构想。第一是微观世界。斯科特被霍普掳走前,他看的电影是《动物屋》中角色谈道:“我指甲中的一个小小原子很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这种微观世界的创意设定,我们在1951年迪斯尼动画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及2008年蓝天工作室创作的动画《霍顿与无名氏》等片中已领略过其非凡魅力。本片因蚁人有变大变小的能力,因此打斗和追车片段用宏观与微观的无缝转接和强反差对比,既制造了视角奇观,又引发了很多笑料,这种游戏式的“杂耍”场面,好玩有趣,调侃了暴力,缓解了常规动作片所造成的紧张感,让观众忍俊不禁。第二是多元现实。“幽灵”之所以无法有实体肉身,是因为量子爆炸灾难中,她每个细胞都被分离在不同的现实中,而且不断变换,导致撕裂的痛苦如影随形,而这个没有实体肉身的设定与《西游记》中的泾河老龙、乌鸡国王等,以及《聊斋志异》中灵肉分离的“孤魂野鬼”异曲同工。第三是量子纠缠。珍妮特与斯科特之所以可以“相连”而短暂“附身”,是因为量子纠缠的结果。第四是时间湍流。斯科特进入时间湍流,就有可能穿越时空,他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回到现实,然后发现物是人非。这与《西游记》中“天上一天,地上一小时”的设定大同小异。

作为一部炫技大片,文戏和动作戏分配不均。前面大部分都是渲染情感,交代人物关系的文戏,就对白而言,虽然美式幽默金句频出,但过度的喋喋不休使得本片几近话痨片,令观众焦躁和心烦。动作戏过于集中于后半段,而最重头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玄妙衔接转换戏份又太少太草率。剧作结构“张弛无道”,叙事节奏违和,使得本片虽有众多看点,但难以成为漫威超级英雄作品中的翘楚。